



警报

2012



朱新开  著

倾力破解宇宙大灾难惟一密码
人类若不觉醒 终将永远面对

拒绝向好莱坞巨片《后天》《2012》致敬！

独立奋举中国式悬疑中坚大旗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警报

2012

朱新开 著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警报2012 /朱新开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387-3622-9

I. ①警… II. ①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80715号

出品人 陈琛

责任编辑 赵岩

策划统筹 鄢福路

特约编辑 何月筝

装帧设计 阿木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授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违者必究。

警报2012

朱新开/著

出版发行/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130011

网址/www.shidaichina.com

总编办/0431-86012927 发行科/0431-86012939

印刷/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87×1092mm 1/16 字数/330千字 印张/22

版次/2011年6月第1版 印次/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32.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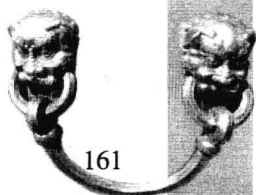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第一章 紧急空降	01
第二章 怪洞莫测	10
第三章 重见天日	18
第四章 噩梦纠结	26
第五章 怪异胎记	34
第六章 无穷至远	43
第七章 时空干扰	52
第八章 勾心斗角	62
第九章 胎记再现	72
第十章 命悬水下	81
第十一章 海底基地	89
第十二章 末日预言	99
第十三章 星际迁徙	108
第十四章 通天头骨	118
第十五章 致命旋流	126
第十六章 内乱心机	135
第十七章 紧急撤离	145
第十八章 悄然搏杀	153



第十九章 阴错阳差	161
第二十章 隐身监控	169
第二十一章 潜能失效	178
第二十二章 心理较量	186
第二十三章 短兵相接	195
第二十四章 蒙骗女友	204
第二十五章 劫持计划	213
第二十六章 玉璧密文	223
第二十七章 水晶头骨	231
第二十八章 京天大厦	240
第二十九章 寻踪梦游	249
第三十章 自爆相峙	258
第三十一章 别墅秘密	267
第三十二章 连连毙命	276
第三十三章 惊天阴谋	285
第三十四章 地下基地	294
第三十五章 大爱冲天	304
附录一 玛雅预言 2012年	313
附录二 玛雅文明与中国	315





第一章 紧急空降

杜枫猛然翻身坐起，同时反手去抓枕头下的手枪，却左摸右摸总是摸不到，急得他大叫一声，猛然翻身坐起，同时反手去抓枕头下的手枪，却左摸右摸总是摸不到——前面的“摸不到”是在梦中，后面的“摸不到”是真的没有摸到。突然，一小片蓝光在四五米外亮起，而且幽幽地闪烁着，他真的想大叫一声了。

在蓝光后面，传来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杜哥，是不是又做梦了？”

“米贝贝？”杜枫试探着问道。随着视力对环境的适应，他辨认出蓝光是从手机屏幕上发出的，而持手机的正是米贝贝，她又在将手机临时当做手电用了。

米贝贝不满地嘟囔一句：“真是的！”又翻身睡去，身下的餐桌随之发出“吱扭”声。

杜枫小心翼翼地躺下，以免自己身下的餐桌也发出声响，两眼则直愣愣盯着漆黑的餐馆屋顶，心却似乎依然在梦境和现实之间飘忽，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落到这种地步……

6年前的一天凌晨1点，浓密的乌云上方，一架运-8军用运输机正在悄然飞向一个未知的地点。偌大的机舱中，只并排坐着12名全副武装的军人，统一的头盔、夜视镜、迷彩作训服和伞包，统一的05式5.8mm冲锋枪和92式5.8mm手枪，而且脸部均涂有迷彩油膏，就如同一模一样的12具军人玩偶一般，唯一的区别就是衣领上的军衔标识。从衔级上看，最高是少校，最低是四级军士长；从底板颜色上看，分属陆军、海军、空军和武警部队。

杜枫隶属海军陆战队，佩少尉军衔，此时正坐靠在舱壁上，虽然运-8的4台涡轮螺旋桨发动机在轰鸣，不过透过封闭式降噪耳麦的声音可谓微乎其微。况且，这是一次常

规训练演习，加之出发前分队长李明哲并没有宣布目的地，而运-8可以飞临陆地图的任一地点，因此空降时间无法推测，他索性打起瞌睡来。

按照空降规则，尤其是夜间空降，体重最大的要先行跳下，以免在空中发生人体碰撞。因此，通过这12名军人所坐的位置，还能看出彼此的差别——杜枫排在末位，也就是说，他的体重最轻；排在第一位的是武警四级军士长郝强，和其他人一样，他也在闭目养神。

突然，24只眼睛一同睁开，因为他们感到飞机似乎在盘旋。其中22只眼睛转向了分队长李明哲。李明哲的脸上闪出一丝狐疑，因为命令中的目的地不可能如此快地到达。此时，副驾驶员拉开驾驶舱门匆匆走过来，手中拿着一张电文。李明哲和队员们的脸上刹那间凝重起来，因为地面指挥部没有用电台呼叫，而是使用了加密电传，显然事态较为严重。队员们开始悄然检查装备。

李明哲一手夺过电文，一手掏出密码本。很快，他起身呼道：“杜枫、郝强。转换至第二频道。”然后一边倒退向机舱中部，一边调换自己的耳麦频道，一边斜视着其他队员是否在搞小动作。杜枫、郝强跟至机舱中部蹲下，同时调好耳麦频道，这样，只有他们三人才能彼此通话。

李明哲严肃地说：“这不是演习。接总部命令，命你二人在既定位置空降。”

杜枫等了一下，见没有下文，便迟疑着问道：“没了？”

“没了。”李明哲说。

郝强一愣，不满地说道：“至少应该告诉我们任务的性质以及地面是否有接应吧？否则这不是送死吗！”

李明哲拉下脸来：“命令我已传达完毕。对了，仅限你二人可以打开GPS。”说完，主动将头扭向一边。

杜枫、郝强打开各自的GPS，仅扫了一眼，便凝重地对视起来——此区域地形复杂，山高、林密、沟深，又是夜间空降，而且此次训练没有告知目的地，因此每人几乎携带了所有的单兵装备，也就是说，等于在身体上又悬挂了一名中等女子的重量，这无疑会限制动作的灵活性，继而对操伞和降落造成极大的危险，包括影响到空降后的行动速度。况且，能否安全降落还是个大问题呢。

怎么办？！

两个人依然在对视——从刚才的命令来看，分队长李明哲仅知道部分行动内容，却不知道空降地点，而飞行员仅知道空降地点，却不知道有何行动，显然此次任务属于高度机密，如果……杜枫的嘴角挑动了一下，便与郝强达成默契。郝强起身向自己的背囊

走去，杜枫迟疑了一下，视线扫向李明哲。李明哲当然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同时也预感此类任务的危险性，因此有些左右为难。杜枫见对方不置可否，才返回自己的位置，开始清理背囊。

65L的军用背囊可谓是琳琅满目，他们先取出了冬装、夏装以及睡袋，却留下了可以搭设简易帐篷的雨披，以及多用途手杖；所携带的3天食物，他们仅留下1天的量；除了配枪上的弹药外，只多带了一个压满微声弹的冲锋枪弹匣，以及一个压满子弹的手枪弹匣……因为杜枫和郝强根据GPS定位知道空降地点，所以取出及留下的物品都是有针对性的，这同时也暴露了他们的大致行踪和目的：此时是10月中旬，“春秋装+雨披+手杖”，表明秋天气候、多雨且是山区；1天的食物量，表明这里是人类活动相对密集地区，且野外食物来源充沛；较少的带弹量，表明此区域涉及的顶多是防爆而非反恐。加之仅派遣了他们两名队员，所以极有可能是某军事部门欲利用特勤队的特殊装备，以协助进行反劫持或绑架，而且绝非刑事劫持或绑架。

相比其他队员，分队长李明哲知道此次训练的目的地，因此可以根据飞行时间和方向判断得更准确一些。也就是说，杜枫和郝强的行为无异于是在泄密。然而，已顾不得那么许多，他们清理完毕，随后将背囊拎到后舱门处，并搭扣在武装带上、骑在胯下。

舱壁上的空降指示灯亮起，舱门闸板向下缓缓开启，一股强大的气流喷涌而进，打了个旋，又向外抽出，杜枫、郝强和李明哲极力控制着身体平衡，以免被强大的气流席卷出去。杜枫和郝强戴着夜视镜，因此不敢直视强光，而是看向缓缓扩大的黑漆漆的“洞口”，李明哲则紧紧盯着指示灯，当灯光频闪并蜂鸣响起的一刹那，随即拍了一下郝强的肩膀。郝强毫不犹豫地快步走上倾斜的闸板，然后一跃而出，随后是杜枫。

当GPS显示的高度为600米时，杜枫才拉动开伞绳，待剧烈震荡之后，随即进行搜索，只见郝强的降落伞就在左下方30米处，而且状态稳定。他暗舒一口气，熟练地拉动伞绳，调整为跟随降落状态，然后紧张地向地面看去，夜视镜里仅显示出地形轮廓线，随着头部的转动，视线焦距所到之处的等高线数据在夜视镜上不断变化着。他是在确认先行开伞的郝强所选择的降落地点是否最佳，因为这是超低空空降，又是军用伞具，而非相对有较长滞空时间的运动伞，所以给他们的选择机会并不多。根据数据显示，下方竟然有一块约100平米的缓坡空地，虽然三面被高低不同的灌木围绕，另一面则是深深的山沟，但总比落在乱石上、落进灌木丛中或挂在树上强了许多。谢天谢地，真是太幸运了！

随着高度的不断降低，夜视镜里的地形轮廓线渐渐被实际的地貌所替代，突然地面上出现了一个活动的人形，正在靠近他们选定的降落区。因为没有通知说地面有接应人

员，杜枫虽然知道此时对伞绳的操控极为关键，甚至关系到落地时的生命安全，但仍下意识地松开右手，快速伸向右大腿外侧的手枪套处。

“08，地面有人。”杜枫紧张地轻呼道。“08”是郝强的代号。

“自己人，07，是自己人，绝对是接应人员。”郝强兴奋地回应道。“07”是杜枫的代号。

杜枫连忙又将右手回归到伞绳上，同时心生疑惑：虽然郝强在下方更接近地面，会看得更清晰一些，但仍不足以看清对方的标示，他怎么会如此肯定地判断出是自己人？杜枫再次盯向那个人形，轮廓愈加清晰起来，而且双臂在剧烈地做着动作，居然是特勤中队用于联络的手势。

特勤中队共设3个分队，每个分队12名成员，均是从各兵种抽调而来，兼具备勤和训练任务，除分队长身兼指挥官和教官职责而常驻外，其他队员在1年或2年后要返回原部队。杜枫和郝强隶属第三分队，他们只知道有另两个分队存在，彼此轮流备勤和训练，但并没有见过面，甚至不知道对方的驻地。此时第三分队正在天上，那么地面上的人应该隶属其他分队，也就是说，应该是其他分队需要支援。可是，杜枫被抽调来的近两年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况且从任务手册上看，每个特勤分队均是独立作战单位，因此彼此无需配合演练，如果落到请求支援的地步，至少是在打一场小规模战争的情况下。老天！这里可是陆地腹地！

来不及深想了，已经接近地面。突然，从耳麦里传来郝强的声音：“07，地面指令，禁止抛伞。”

所谓“抛伞”，是落地时在动能、势能减弱的一刹那，迅速拍击胸前的搭扣，使伞具脱离身体。这一动作极具危险性，但在如此狭小的空降区域，如果降落伞遭遇阵风继而再次鼓起，势必会将人体拖拽到未知地点，其危险性更大。

杜枫听到这样的命令，不由得一愣，几乎同时也看到地面那人做着“禁止抛伞”的手势，他条件反射般地回答：“07明白。”随即扯动伞绳，尽可能延长滞空时间，以便给出郝强收伞和躲避的时间。

在地面那人的协助下，郝强一边手忙脚乱地收伞，一边迅速撤离空降区域。杜枫随即从天而降，确认距地面仅有三四米时，他轻声喊道：“卧倒！”双脚很快触地，他没有按照常规动作转身绞缠伞绳以泄势，而是转动右手腕，用事先抽出的匕首割断了几根伞绳，随即扑倒并将匕首深深扎进地面。被割断的伞绳像鞭子似地带着呼哨横扫出去，而运动轨迹明显是直奔那个负责在地面接应的人，如果扫到脖子上，肯定犹如快刀切黄油一般。

郝强通过耳麦听到杜枫呼出“卧倒”二字，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长期训练后的本能令其迅速趴伏在地，可是抬眼看到那人已经转身似乎要去协助杜枫，这才想起自己忘了警示他，随即一边低呼“卧倒”，一边起身欲将其扑倒。那人没有夜视镜，刚才仅是凭借夜空微弱的星光背景辨认出降落伞，他虽然有警用耳麦，但无法与杜枫他们的专用频道接通，因此没有听到杜枫的警示，也看不清具体发生了什么，只是听到突然传来怪异的呼哨声，随即本能地前扑在地。郝强此时已经跃起扑向那人，只觉得头盔似乎凭空撞上了一堵墙，大脑被震得“翁”地一声，意识出现瞬间空白，继而无法做出规避动作，重重地砸在那人的身上。

伞绳狠狠地抽到郝强的头盔上后，又横扫而过，伞体兜住的空气则随之向一侧泄去，而瞬间产生的拉力通过未断开的伞绳作用到杜枫身上，使其横向擦滑，只因为牢牢抓住了插入地面的匕首，才避免被拖拽下山坡。伞体因为泄去了空气，随即“瘫软”到地面上。

那人听到“啪”地一声，非常清脆，对此的第一反应是——枪声；紧接着被重重地砸了一下，第二反应便是——有人中枪了！他随即一躬身，将郝强掀到一旁，同时抽出手枪，一边快速向四周观察，一边伸手拉动郝强，低声问道：“怎么样，哪里受伤？”

郝强已经恢复过来，听到对方的声音非常熟悉，定睛辨认，随即欣喜地喊道：“卢队长，怎么是你？”

“你怎么样？”卢鸿继续追问道。

郝强咧嘴笑道：“没事，只是被伞绳抽到头盔上。”

此时，杜枫赶奔过来，焦急地问道：“没事吧？”

卢鸿扭头厉声问道：“你怎么回事？！”

杜枫见对方身穿一套西服，无法判断其身份，听口气倒像是个领导，因此有些心虚地解释道：“我判断您来不及协助我降落，所以就……我当时发出过警示。”

郝强不好意思地说：“是我忘了通告给您。当时，我按照惯性思维以为咱们还在一起执行任务，所以潜意识里认为您能够通过耳麦听到。”

卢鸿瞪了他一眼，说：“关闭耳麦和GPS，现在你们由我指挥，马上收拾伞具，跟我走。”

杜枫和郝强收好降落伞并塞进背囊，然后跟随卢鸿向山下走去。杜枫见卢鸿并未进行任何解释和布置，心中随即因疑惑而生出忐忑，刚才看到郝强似乎与他很熟悉，便用手语问道：对方是什么人？郝强用手语回道：我在武警防暴队时的老队长，也曾被抽调到特勤中队，前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听说是安全局。杜枫一愣，之前以为是其他分队请

求支援，就已经感到有些意外，此时得知对方是地方人员，随即顿感惊讶，因为即便是军区或兵种机关也无权调动特勤中队，何况还要被对方指挥——这是一项什么任务？！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这个空降地点是那人选定的，而且不想留下任何非常规痕迹。

三人悄无声息地下到一条乡间盘山路上，来到一辆四驱越野车前，卢鸿说道：“你们有夜视镜，一人负责开车。”

郝强一吐舌头，看向杜枫。杜枫将背囊扔到后座，然后坐进驾驶座。之前，杜枫已经注意到卢鸿仅穿一套西装，而且脚上居然是皮鞋，此时又看到他上车后并未披挂装备，也就是说，他的装备仅是腋下的那支手枪，而且似乎只有他一人在行动。这让杜枫更加无法判断任务的性质和级别了。

“一直向前开。”卢鸿命令道。

杜枫非常默契地没有打开车灯，而且根据崎岖颠簸的路况，熟练地转换着两个档把，并将发动机转速控制在最合理范围，在遇到下坡时，还采用了一般驾驶员不敢尝试的溜坡技术，以便将发动机噪音降到最低点。

郝强见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卢鸿紧紧盯着前方，便笑道：“卢队（对‘队长’的昵称），放心吧，他是我们特勤分队中军事技能最全面的。”

卢鸿回头瞪了他一眼，说：“知道，是我点名让你们来的。”

杜枫一愣，心想：郝强是他的老部下，被点名还有情可原，可自己并不认识他，怎么会被点到名？虽然有些训练内容比如痕迹学、心理学、尸体解剖、跟踪与反跟踪等，会请来转业至地方刑侦或安全部门的老队员授课，但在自己过目、过耳不忘的记忆中，并没有他的形象和声音存储。

郝强原本想主动询问此次任务的内容，见卢鸿一直没有好气，也就闭嘴没敢问。

汽车在夜幕中盘旋滑行，车内一片寂静，卢鸿依然紧紧盯着前方，有时会看一下手腕上的手表兼GPS，显然他并非对杜枫的驾驶技术不放心。突然，他低声命令道：“靠边停车。”

杜枫正在揣测这是一项什么任务，听到命令先是一愣：一路过来都是一边山壁，一边山涧，而且总在担心对面有汽车开过来而无法错车，哪里有靠边的地方？

“左侧，你没看到吗？”卢鸿说道，语气中透着不满。

杜枫由于戴着夜视镜，视角范围受到限制，当他扭过头去，发现左侧有一片茅草，连忙猛打方向，车头擦着岩壁急转扎进茅草中，迎面又是一堵岩壁……

“刹车！”卢鸿低吼道。

在汽车的保险杠触上岩壁的同时，及时停住了。



“你怎么走神了？”卢鸿不满地说道。

杜枫晃了晃头，真的走神？这可是很久都没有出现的事情了。他没有解释，而是迅速拉开门下车，并不是出于懊恼和不满，而是在情况不明下，不能停留在汽车这个狭小的空间内，况且右侧车门紧贴岩壁，卢鸿必须从他这一侧下车。

卢鸿下车后，低声说道：“微声弹，上膛，设保险。”

杜枫和郝强所持的05式冲锋枪配有两种枪弹，当有消音器时，可使用5.8mm消音弹；当卸下消音器时，可使用5.8mm手枪弹，与他们所持的92式手枪通用，因此在携弹上无需进行过多选择。此时，他们各携带冲锋枪消音弹弹匣两个，共100发，手枪弹匣两个，共40发，对付一个训练有素的甲等步兵排都没有问题。

卢鸿依然没有进行解释和布置，而是率先走上一条猎人小径，杜枫居中，郝强断后。一路蜿蜒而行，杜枫察觉自己似乎有些烦躁起来，这也是很久没有发生的事情了，甚至在记忆中从来就没有过。

杜枫在很小时，父母就去世了，而且根本不知道父母是怎么去世的，惟一的物质联系就是那块一元硬币大小的玉璧，而所有的记忆都是从孤儿院开始，也渐渐养成了隐忍但好强的性格。当同龄伙伴纷纷选择上职业高中时，他执意要上普通高中；当一同上普通高中的伙伴或辍学找工作，或想办法参军时，他依然坚持参加高考，而且是军校，虽然刚刚过了分数线，不过相对那些倍受父母呵护的同学而言，他的身体、视力尤其是心理素质则是拔尖的。做一名出类拔萃的军人是他的梦想，因此心无旁骛，其间有过懊恼、沮丧甚至恐惧，但从来没有过烦躁，更不会因为任务不明确而烦躁，因为即便是抛开性格而言，自从进入海军陆战队，尤其是被抽调到特勤中队之后，就一直在接受这方面的训练，而且相关训练比实战还要逼真，甚至在参加过几次实战后，都觉得不过如此。此时居然浮出烦躁，甚至似乎愈加强烈起来。这，是怎么回事？！

翻过两个山头后，卢鸿停下低声说道：“休息一下。”

杜枫和郝强观察四周，根本没法坐下，只得将手杖支到背囊下，并由两腿轮换支撑体重，以作休息。

“宣布一下。”卢鸿低声说道。

杜枫和郝强为之一振，齐刷刷看向卢鸿。

卢鸿说：“咱们的搜索范围就在这一带，搜索目标也是保护对象共俩人，其中男性52岁，某大学物理学教授，名叫孔令谦；女性24岁，某大学图书管理员，同时系孔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兼助教，”说着，他很自然地将手搭在杜枫的肩上，但暗中加了把力，“名叫王静。”

杜枫的心中一紧，随之一沉。虽然卢鸿说的是“某大学”，况且“王静”这个名字很普通，甚至可以是“王婧”或“王靖”，但他依然认定是她——他和她一起在孤儿院长大，他比她大两岁，并且以兄妹相称。当然，孤儿院所有的孩子都以兄妹相称，不过他俩却最谈得来。他考入军校后，一直与她保持着通信联系。两年后，她因为曾获得过省级武术冠军，因此被特招到另一所军校，后来不知为什么中途退学，又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应聘到这所大学，做了一名图书管理员，而且自学考上研究生。他曾利用少有的休假去看望她，也见过那名叫“孔令谦”的教授。当时，她和孔教授似乎在窃窃私语，望见他后，她像往常一样矜持地摆了摆手，孔教授的脸上却闪出一丝说不出的怪异表情，眼神透出的则是说不出的或茫然，或狐疑，或惊惧……直到俩人擦肩而过后，他似乎依然感觉到有双眼睛在扫视着自己的后背。

“是绑架吗？”

郝强的问话打断了杜枫的思绪。

“还不能确定。”卢鸿说道。

“情况不明，居然就如此大动干戈。”郝强调笑道，“没准俩人是私奔呢。”

“闭嘴！”卢鸿低喝道，随即看向杜枫。

杜枫看似不动声色，可内心除了烦躁外，又有疑惑顿起：之前卢鸿在自己肩上的手部动作表明，他知道自己与王静的关系，同时也是在暗示不要声张。可是，他却点名让自己来参加行动，这是有违解救规则的，因为面对亲人或亲近的人被困，解救者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感情用事，或心急草率，或畏手畏脚，继而对战友包括被解救人的安全平添隐患。还有，就目前情况来看，此事不过是一起失踪案，即便是劫持或绑架案，也应该归属公安管辖，然而却惊动了安全局，难道孔令谦和王静或其中一人还兼具特殊身份？

杜枫的这些思路仅是一闪而过，随即试探着问道：“怎么能确认该二人就是在这一带失踪并停留？”

郝强以为杜枫这样说的不想参与这种“小事情”，而他本人也对此极不敢兴趣，随即帮腔道：“对呀，您肯定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请求我们支援，之前肯定有自己的行动步骤，况且联系并获得我们的支援要通过相关渠道和程序，这都需要时间。怎么能确认该二人不会在这一时段离开这里？况且，只有咱们三人，怎么进行搜索？”

卢鸿颇感为难，因为他针对此事件所说的话均属于高度机密，可是为了保证行动的成功，又不得不介绍相关情况，因此斟字逐句地说：“根据定位讯息显示，该二人在30小时前进入这一带，随后定位信号消失。”

杜枫心中又是一沉，定位可以通过被监控人所携带的追踪器乃至手机，不足为奇，



关键是“信号消失”可能是主动关闭了相关器械，也可能是进入屏蔽场所比如地下，或者是有劫持者采取了相关措施……不论怎样，已经有30个小时的失踪时间，均意味着危险！

卢鸿继续说着：“此处有一个废弃的铁矿场，咱们来时的那条公路直通矿区，而且只有一个出口，另外还有一条运输矿石的专用铁道，也只有一个出口，均未发现该二人出来的迹象。况且，该二人的汽车就在咱们停车的不远处，所以确认他们仍然在这一带。之前我们已经搜索了地面部分，请你们来就是协助搜索附近的十几个山洞。”

“原来是进了山洞。何必要盲目地搜索十几个，”郝强不屑地说道，“根据定位信号消失时的坐标以及足迹，就能确认是哪个山洞了。”

“闭嘴，我还不知道吗！”卢鸿低喝道，又说，“这一带是铁矿区，有区域性的地磁干扰，恐怕这也是定位信号消失的原因，所以无法确定准确的坐标系数。而且我们赶到时正下着小雨，因此也没有发现足迹。所以，请你们来就是要尽快确认具体是哪个山洞，否则十天半月也搜索不完。”

杜枫试探着问：“您刚才说‘我们已经搜索了地面部分’？”

“哦，除了我，还有其他3人。”卢鸿含糊地说，“你们可以转换到我们的耳麦频道，虽然地磁干扰很大，不过有时可以勉强通话。注意，不到万不得已，你们不要和其他人对话。”

杜枫和郝强同时回道：“是！”





第二章 怪洞莫测

杜枫和郝强跟随卢鸿又翻过一个山头，与那3人会合。其中一人身穿夹克、牛仔褲、旅游鞋，手持一架双筒红外望远镜，应该是卢鸿的同事；另俩人是头盔、防弹衣、作战靴等全副武装，手持专用于防爆、反恐、缉毒的JS型9mm冲锋枪，应该是武警防暴队队员。

一般来说，执行特殊任务的武装团队有：公安系统的特警队，武警部队的防暴队，以及军队系统大军区或兵种的突击队和特种兵。前两者面对的多是刑事或治安案件，需要有视觉上的威慑力，因此多挑选人高马大者，其中特警队员多是退役的防暴队员或特种兵，年龄相对较大，训练量则相对较小，因此体格会更“魁梧”一些；后者尤其是杜枫所在的海军陆战队，主要执行的是军事侦察、潜伏和突袭等任务，需要体能和灵活性达到最佳性价比，多数队员无需身高马大。因此，杜枫在那5人中间显得“袖珍”了许多。

卢鸿没有做介绍，伸手向那名同事要过一张草图转递给杜枫。杜枫也没吭声，快速浏览那十几个山洞的位置后，又用指北针确定好方位并标注出最佳路线，然后从头盔上取下夜视镜递给卢鸿。卢鸿审阅后点头认可。杜枫随即从背囊中取出红外感应仪，快速组装后，展开了盘式接收天线。

这种红外感应仪可以察觉极其微弱的温差变化，只要对准洞口，就可大致判断洞内是否有人进入并停留。当然，也可能是大型的或小型群居的热血动物，不过通过洞口的大小、距地面的高度，以及附近的气味、粪便或蹄爪印等，可以进行大致的筛选和甄别。两个小时后，他们将目标锁定在7号山洞。该洞口距地面有五六米，崖壁较为陡峭，大型动物恐怕只有灵长类或山羊能够抵达。

卢鸿进行了分工：他的同事在下边警戒；两名防暴队员在洞口处接应；由他和杜

枫、郝强进洞搜索。

杜枫手持红外感应仪在前搜索，郝强居中保护，卢鸿持双筒红外望远镜断后。因为对孔令谦和王静的情况不明，不能排除是劫持或绑架，所以他们没有开灯，杜枫和郝强的夜视镜安装在头盔上，而且可调远近距离，因此行动不受影响。苦的是卢鸿，基本是靠连接三人的绳索以及郝强的提醒才能摸索前进，有时也会用他的红外望远镜观察一下，但只能是在短暂停留或需要了解纵深情况的时候。

这个洞并不深，蹒跚前行了100米便到头了，不过依然有微弱的热源感应，是在两块交错的巨石后面。杜枫伸头看了一眼，除了洞壁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他向郝强做了个示意。郝强从背囊中取出软管探头进行搜索，探头所到之处的影像显示在他们的夜视镜上，依然是岩壁。随着搜索范围的扩大，在紧挨地面处有一个仅容一人通过的洞口，由于两块巨石形成了一个狭窄且急转的“S”弯，因此除非趴伏前进，否则根本不能进入乃至发现洞口。

杜枫毫不犹豫地解下背囊，然后挂扣在腰间的武装带上，率先钻了进去，郝强如法炮制，随后是卢鸿。三人匍匐了十余米，进入一个自然形成的石室，约有半个足球场大小，地面遍布洞顶塌落的乱石，而且依然有小石块落下发出碰撞声，虽然声响不大，但经过回音加之在这种环境下，绝对令人心惊肉跳——谁知道洞顶会在什么时候整体塌陷！况且，四周的洞壁由上至下已经出现十几道大小不一的裂缝。

怎么办？热源正是来自对面的一道裂缝中。

郝强低声骂道：“什么鬼地方！”

“可能是铁矿区挖到这下面，使整个山体松动了。”卢鸿一边说着，一边侧耳在黑暗中寻找杜枫的声音。

杜枫的心中反而舒缓了一些，因为在一团雾水中，至少知道卢鸿为什么点名让自己来了：卢鸿应该预测到洞内的危险性，所以要找一个能够坚决执行命令的人，同时，也反映出卢鸿一定要找到王静和孔令谦的决心。“我一个人过去。”他坚定地说道。

“不行，太危险了。”郝强阻止道。

就像要印证他的话一般，一块西瓜般大小的石块从天而降，砸在离他们七八米远的地方，随着一声巨响粉身碎骨，紧接着是隆隆的回声撞击着耳膜，随后又有一些小石块犹如下雨般落下。

“看到了吧，”郝强继续说道，“即便是有人误闯到这里，也不会继续前行的。况且，对面的热源很微弱，无法判断就是来自于人体。”

“你们留在这里，我去核实一下。”杜枫坚定地说道。

郝强知道无法再与他争辩，随即看向卢鸿。卢鸿虽然看不到他们，但从杜枫的语气中听到了坚定，随即侧耳寻找郝强的声音。郝强通过夜视镜看到卢鸿的姿态，便知道已无法退缩，说道：“卢队你留下，我和他去。”

卢鸿听后暗舒一口气，并非为了自己可以不去，而是因为他们决定去。再者，毕竟杜枫和郝强配备着头盔、防弹衣和军靴，身上的作训服也有一定的防护作用，而他来时因为匆忙仅穿着西服革履，之前漫山遍野地搜索又令鞋底摇摇欲坠了，如此一来，反而成了被保护的对象，势必会影响整体行动。况且，就目前情况来看，必须要有一人守候在这里，以便随时联络救援。

此时，杜枫和郝强已经将背囊顶在头盔上，并一前一后连接形成一个“顶棚”，以增加防护系数。由于杜枫持接收天线在前、郝强持显示仪在后，每人只能腾出一只手扶住背囊，因此大大影响了前进速度。突然，耳麦里传出剧烈的噪音，几乎同时，一块小石头落下正砸在显示仪上，力度之大险些令郝强脱手。郝强心知显示仪肯定是毁了，随即触及杜枫的后背。由于耳麦里有噪音，杜枫没有听到砸击的声音，他回头看到郝强做出示意后抛掉了显示仪，虽然心中诧异，但仍然默契地将天线松手。俩人双手扶稳头顶的背囊，快速通过并抵达事先认准的那道石缝。

刚刚站定，噪音也消失了，杜枫埋怨道：“是不是显示仪被砸坏了？”

郝强有些迷惑地说：“我一直把它放在咱俩中间，上方是背囊，不应该呀，除非那块石头是划着弧线落下的。”

杜枫以为他又在找借口，也就没做过多纠缠，一边向正在持红外望远镜观察的卢鸿做出“一切良好”手势，一边对郝强说：“使用你的红外感应仪。”

若是正常执行任务，每个分队只携带一台红外感应仪即可，但此次出发前的命令是“训练”，所以每名队员带齐了所有单兵装备。郝强一边从背囊中取出红外感应仪，一边嘟囔道：“真是怪了。”杜枫没做理会，接过盘式天线侧身挤进石缝。郝强一把拉住他，扭头看着卢鸿的方向说，“现在耳麦中没有了噪音，咱俩的通话正常，为什么卢队没有反应？”

杜枫一愣，显然是由于自己救人心切而忽略了某些细节，但正是由于救人心切而令他含糊地说：“也许他的耳麦发生了故障。况且，估计这个石缝不会太深，很快就能探查完毕，走吧。”郝强虽然仍有些狐疑，不过事已至此，只能尽快探查完毕后尽快离开这里了。

俩人侧身艰难地前行了十几米，渐渐感觉石缝宽敞起来，前方视野也开阔起来，不过是黑洞洞一片，显然纵深太长了，夜视镜无法企及。郝强比杜枫高出一头，因此能够